

四庫全書

經部

讀詩質疑卷二十九

太僕寺少卿嚴虞惇撰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朱註此成王除喪朝廟所作疑後世遂以為嗣王朝廟之樂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

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疚音几子疚隅句韻造考孝一韻庭敬一韻王忘一韻上平去通韻

賦也　鄭箋閔悼傷之言也　朱註予小子成王自稱也　鄭箋造猶成也　李氏曰嬛嬛孤獨也　毛傳疚病也　鄭箋皇考武王也皇祖文王也陟降上下也　毛傳庭直也　鄭箋皇王兼文王武王也　毛傳序緒也

鄭箋可悼傷乎我小子耳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嬛嬛

然在憂病之中　蘇氏曰我皇考武王終身能孝維念我皇祖文王以其直心上下天人之際無有不違今我夙夜敬止行祖考之道思繼此序而不忘也李氏曰武王以念兹皇祖爲孝則成王亦當以率時祖考爲孝夙夜敬止則可以繼陟降庭止之道矣易曰敬以直内惟敬則能直　漢書匡衡曰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虞惇按陟降庭止朱註云楚辭三公揖讓登降堂只顔師古注匡衡引詩亦云鬼神上下臨其朝廷今考毛鄭而下說詩之家俱訓庭為直大田既庭且碩韓奕幹不庭方周官四征弗庭古皆訓為直故今從其舊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蘇氏曰閔予小子成王朝廟將繼祖考之詩訪落

謀所以繼之之詩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止哉艾平上去一韻渙難一韻下家平上一韻末二句無韻

賦也　毛傳訪謀落始率循也　孔疏昭考武王也　毛傳悠遠也　孔疏艾歷也　毛傳判分渙散也　鄭箋紹繼也休美也皇考亦武王也

鄭箋成王始即政自以承聖父之業懼不能遵其道德故於廟中與羣臣謀始即政之事 蘇氏曰言我將謀之於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道然而其道遠矣予不能及也將使予勉强以就之而所以繼之者猶恐其判渙而不合也 李氏曰今將紹文王直道於上下俯仰於家未嘗少離庶幾賴皇考之休有以保明其身也 王氏曰保其身無危亡之憂明其身無昏塞之患 李氏曰人君者天下之本也始即位者又

人君之本也始即位而知所戒懼歎眇躬之涼薄若前哲之高遠惟恐有忝祖父之訓宜其以中人之質而保盈成之業也

訪落一章十二句

虞惇按鄭氏以率時昭考為羣臣之言於乎悠哉以下為成王之言非也下篇敬之乃先述羣臣之言而成王答之耳紹庭上下陟降厥家鄭謂繼文王陟降庭止之道上下羣臣之職使有次序亦屬

行說朱註訓庭為朝庭之庭說已見前篇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申公說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聽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平上通韻

賦也　朱註顯明也思語辭　毛傳士事也　鄭箋將行也佛弼同輔也仔肩任也

朱註羣臣進戒於王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甚明其命不易保也無謂其髙而不吾察當知其聰明明畏常若陟降於吾之所為無日不臨監乎此者王不可以不敬也　歐陽氏曰王乃答羣臣見戒之意為謙讓之辭曰我小子不聰明於敬天之道但當以日月勉强積學而增緝廣大至於其道光明更頼羣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告示我以顯然可修之德行則庶乎其可及也　許氏曰陟降厥士天無事而不在

也日監在茲天無時而不在也君子所以無不敬也

孔疏曰就謂學之使每日有成就月將謂至於一月則有可行言習之以積漸也　朱氏曰有聖人之學有賢人之學緝熙敬止聖人之學也緝熙光明賢人希聖之學也而皆以敬為主　張氏曰德行固道之顯者也而成王尚欲使示之以顯德行者蓋學之始當然也以其德行之幽者未足以知之故曰顯德行非獨成王為然伊尹之告太甲曰明言烈祖之成

德夫以言為未足而明言之未足以言祖之道而言祖之烈未足以言德之妙而言德之成則亦以太甲始進於學故也　春秋傳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

敬之一章十二句

虞惇按鄭以命不易哉為吉凶不變易日監在兹為轉運日月施其所行皆非也學有緝熙于光明云學於有光明之光明者謂賢中之賢也

尤迂曲不可通說已見大雅文王篇至云成王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始有居攝之志更屬衍說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行事豈待祭廟見羣臣自陳不能然後攝政耶其亦固哉高叟之為詩矣

小毖嗣王求助也

孔疏周公還政之後成王因祭在廟而求羣臣助已詩人述其事而作歌　鄭箋毖慎也天下之事

當愼其小小時不愼後爲禍大　張氏曰成王懲周公之事將貽後患而求助於羣臣何也葢昔之不知周公出於無助故也成王在廷之臣聖莫如周公而賢莫如名公周公之爲師名公固不說之矣名公且不說則在廷之臣豈復有能辨而言之者此成王所以懲前日之無助而將貽後患首之以求助者宜也破斧刺朝廷之不知葢舉朝廷而刺之夫舉朝廷之不知則孰爲成王之助哉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於蓼蜂蟲一韻鳥蓼一韻

賦也　鄭箋懲艾也　王氏曰荓使也蜂小物而善螫　鄭箋肇始允信也　毛傳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　陸氏曰鷦鷯之雛化而為鵰故俗語鷦鷯生鵰　鄭箋拚翻也　孔疏蓼苦菜也

鄭箋始者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成王信之而疑周公至後三監叛而作亂周公以王命舉兵誅之歴

年乃已故今周公歸政成王受之而求賢臣以自輔助也曰我其創艾於往時矣畏慎後復有禍難也

曹氏曰成王之遇辛螫也豈有使蜂螫之者哉實自求之而已　嚴氏曰我今始信桃蟲之微能翻飛為鳥言小物之能成大不敢不毖也　朱註莽蜂而得辛螫信桃蟲而不知其能為大鳥此其所當懲者也

許氏曰莫予莽蜂自求辛螫在我有間物得以乘之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事機不謹變必至於大

劉氏曰不以蜂爲小而後無辛螫之患矣不信其爲桃蟲之小則後無拚飛之患矣　蘇氏曰予方未堪家難而又集於辛苦之地羣臣奈何舍我而弗助哉　顧氏曰蜂以比三叔桃蟲以比武庚集於蓼謂武王之喪也

小毖一章八句

虞惇按莫予荓蜂二句鄭箋誤以多難爲衆難成之事亦非是集於蓼指三監及淮夷之叛不

若顧夢麟說為長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鄭箋籍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籍田　孔疏萬民之業以農為本五禮之事惟祭為大以天子之貴親執耒耜所以勸農業也祭之所奉必用已力所以敬明神也籍田之禮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畆王一耕

之而使庶人芸芓終之是借民力治之也月令孟
春天子躬耕帝籍仲春擇元日命民社社與耕籍
異月而俱在春故以春總之祭法王為羣姓立社
曰泰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社此為百姓祈祭當主
於泰社其稷與社共祭亦當謂泰社社稷焉　虞
惇按陳氏禮書社祭五土之示稷祭五穀之神稷
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
及稷王社侯社無預農事皆不置稷大社國社則

農之祈報在焉故皆有稷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

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

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

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

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

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柞澤

一韻耘畛一韻伯旅上入一韻以婦士耜畝一韻活達

傑一韻苗麃一韻濟積秭醴妣禮上去一韻香光一韻

馨寧一韻後三句無韻穀字不入韻

賦也　毛傳除草曰芟除木曰柞　孔疏澤澤土解也耘除草也　鄭箋隰新發田也畛舊田有徑路者也　毛傳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子弟也鄭箋强有餘力者周禮曰以强予任民　毛傳以用也　孔疏能左右之曰以太宰所謂閒民轉移執事者若今時傭賃也　李氏曰噴衆飲食聲也　鄭箋饁

餽饟也媚愛也　嚴氏曰依就也　朱註士夫也　毛傳略利也　王氏曰俶始載事也　鄭箋實種子也函含活生也　蘇氏曰驛驛苗生貌　鄭箋達出地也　王氏曰厭受氣足也　鄭箋傑先長者也厭厭衆齊等也　孔疏緜緜詳密也　毛傳麃耘也　蘇氏曰濟濟人衆貌　鄭箋有實實成也　朱註積露積也　毛傳飶芬香也椒猶飶也胡壽也且此振自也

鄭箋成王之時萬民樂治田業將耕先始芟柞其草

木土氣烝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解散於是耘除其
根株葦作者千耦言趨時也或往之隰或往之畛父
子餘夫俱行强有餘力者相助又取傭賃務疾畢已
當種也　嚴氏曰當饁餉之時有嗿然飲食之聲其
夫則愛其婦其婦則就其夫言相慰勞苦也　孔疏
農人既去草木根株乃更以此利耜始耕於南畝以
種其百穀此穀之種實皆含當生之活氣從土中驛
驛然而出乃有厭然而特茂者其傑立之苗也厭厭

然而長大者其齊等之苗也於是農人緜緜然而穮耘之以至於大熟則穫刈之濟濟然有成實而積聚者萬億及秭之多取之以為三種之酒五齊之醴進予先祖先妣又以會合其百禮為祭祀燕饗之用

蘇氏曰此芬香之酒醴以燕饗賓客則邦家之光也以養耆老則胡考之所以安也　朱氏曰非獨此時有此稼穡之事非獨今時有今豐年之慶蓋自極古以來已如此矣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虞惇按朱註此詩未詳所用大約與豐年相似今從序

良耜秋報社稷也

黄氏曰祈報上帝之詩其辭畧畧者所以尊之也噫嘻豐年是也祈報社稷之詩其辭繁繁者所以親之也載芟良耜是也　朱註或疑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諸篇即所謂豳頌也詳見豳風

及大田篇之末亦未知其是否也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耜畝一韻女筥黍一韻糾趙蓼朽茂上去一韻挃栗櫛室一韻盈寧一韻角續一韻末句無韻穀活韻未詳

賦也　孔疏畟畟嚴利也　鄭箋良善也瞻視也或來
瞻女謂婦子來饁者也　朱註筐筥饟具也　毛傳笠
所以禦暑雨也　蘇氏曰糾然笠之輕舉也　毛傳趙
刺也　陸氏曰薅拔田草也　孔疏荼陸穢也　毛傳
蓼水草也挃挃穫聲也　朱註栗栗密也　毛傳墉
城也　朱註櫛理髮器也　鄭箋百室一族也　孔疏
周禮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　毛傳黃牛黑
唇曰犉　孔疏地官牧人陰祀用黝牲陰祀祭地北

郊及社稷也社稷當用黝而用黄者正禮用黝至於報功以社是土神故用黄色仍黒脣也　鄭箋捄角貌毛傳社稷之牛角尺似嗣也　朱註續續先祖以奉祭祀也　孔疏農人以畟畟然善耜始事於南畝而耕之種其百穀其實皆含氣而生長有來視汝而饁饟者載其方筐及其圓筥其筐筥所盛以饟者維是黍也　鄭箋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饁者見戴糾然之笠以田器刺地薅去荼蓼之事言閔其勤苦也草穢除而禾

稼茂禾稼茂而穀成熟穀成熟而積聚多如墉之高大如櫛之相比廹也其已治之則百室開戶納之輩作相助同時納穀親親也百室者出必共洫閒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醵之歡五穀畢入婦子俱安　孔疏於是天下大熟國家乃殺是犉牡之牡有捄然之角者以報祭社稷嗣繼前歲復求其豐年接續往事復得以養人也　嚴氏曰求嗣歲之豐續古人先農先嗇之功也　蘇氏曰以嗣以續與來歲繼往歲也續古之

人庶幾不替其先也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鄭箋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周曰繹商謂之彤　孔疏鄭志答趙商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靈星者不知何星漢書郊祀志高祖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

祭之　虞惇按宗廟之祭則有尸靈星不應有尸

靈星之尸亦不應有繹此後儒附益之語蓋誤也

申公說士執事於王祭而飲以旅酬之樂歌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

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紑古丕之反俅

古渠之反牛音疑上五句一韻下四句一韻不從叶

賦也　毛傳絲衣祭服也紑絜鮮貌　鄭箋載猶戴

也弁爵弁也爵弁而祭於王士服也　毛傳俅俅恭

順貌基門塾之基也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鼒 鄭箋鼎圜弇上謂之鼒 毛傳吳譁也

鄭箋繹禮輕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之牛反告充已乃舉鼎冪告絜禮之次也 王氏曰自羊徂牛先小後大也鼐鼎及鼒先大後小也或先小後大或先大後小反復展視致勤敬也 蘇氏曰祭終旅酬而置罰爵無有讙譁敖慢者於是神畀之以胡考之福 孔疏禮有

冠弁韋弁皮弁皆不以絲為衣且非祭服也雜記
士弁而祭於公士冠禮有爵弁服純衣純衣絲衣也
故知弁是爵弁士服之以助王祭也繹禮在廟門外
郊特牲曰繹之於庫門内祊之於東方失之矣繹於
門内為失明其當在門外自堂徂基謂廟門外西夾
之堂基也天子正祭無兕觥繹之禮至旅醻而用兕
觥者獻酬交錯或容失禮宜於此時設之　李氏曰
上五句未祭之先整潔詳慎如此下四句既祭之後

敬静如此則當祭之謹於禮可知矣

絲衣一章九句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朱註酌勺也内則十三舞勺即以此詩為節而舞也此詩與般賚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疑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云爾　虞惇按春秋繁露周公輔成王作汋樂以奉天前漢志周公作勺勺武樂也春秋傳作汋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序詩者說名

篇之意於經無所當也禮記曰舞莫重於武宿夜注云武曲名武王至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故名焉　申公說亦頌武王之詩蓋大武之五成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師晦熙介一韻受造一韻嗣師一韻皆平去通韻

賦也　朱註鑠盛遵循也　鄭箋純大也　王氏曰

熙廣也　鄭箋介助也龍寵也　毛傳蹻蹻武貌

李氏曰造猶成也　鄭箋允信也　黄氏曰師法也

歐陽氏曰於鑠哉武王之師也有師而不耀其威武循

養以自晦之道時至而後動　蘇氏曰退自循養與時

皆晦晦而益明其後既大光矣則天下無不助之者

李氏曰天下皆助之矣武王遂寵受之蹻蹻乎成其

王天下之功是用後世嗣續而不絶　黄氏曰後世嗣

而承之實惟武王公天下之心允爲師法而已　蘇氏

曰方其未可而晦見其可而爲之此所謂酌也

酌一章八句

虞惇按詩序此告成大武之詩自當主武王立說而鄭箋以爲文王以遵爲率殷之叛國以事紂以養時晦爲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割裂字義殊失經旨蹻蹻王之造云蹻蹻之士爭來造王載用有嗣云王則用之有嗣傳相致皆非是孔氏述毛義以遵養時晦爲率師取闇昧之

君亦非也朱註較諸家為優而以介為甲謂一

戎衣而天下大定恐屬臆解今不取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鄭箋類也禡也皆師祭也　孔疏王制天子將出

征類於上帝禡於所征之地注上帝謂五德之帝

所祭於南郊者禡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

黄帝　申公說此大武六成之歌　虞惇按春秋

傳以此為大武之六章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於天皇以間之首三句無韻王方一韻天間一韻

賦也　毛傳綏安也　錢氏曰桓桓武貌　鄭箋皇君也　毛傳間代也

鄭箋誅無道安天下則亟有豐熟之年陰陽和也

蘇氏曰武王克商以安天下屢獲豐年之祥矣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故武王桓桓保有其衆用之

四方之不服以定其家其德上昭於天遂以代商有天下言武之不可廢也　王氏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桓武志也而曰綏萬邦屢豐年則其爲武志也異乎人之武志矣　春秋傳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

桓一章九句

賚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孔疏武王封功臣於廟周公追述其事而爲此歌

焉春秋傳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古文尚書武成篇説武王克殷而反祀於宗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賚於四海而萬民悦服皇甫謐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祭統曰古者明君必賜爵禄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此大封於廟謂文王廟也　申公説為大武之二成　虞惇按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三章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韻未詳

賦也　毛傳勤勞也　朱註敷布也繹尋繹也　蘇氏曰思辭也

朱註此頌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　蘇氏曰文王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應受而有之然而不敢專也　王氏曰惟布此文王之德在人而可尋繹者以賚有功而往求天下之安定而已蓋大賚

有功者正所以敷文王之德而定天下也　朱氏曰此我周之所以受天命也又歎使諸臣之受封賞者皆當尋繹文王之德以戒之也　鄭箋以文王之功業勑勸之

賚一章六句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孔疏般樂也爲天下所美樂也溝洫志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爲宗言河可以兼四瀆

矣經無海而序言海者海為衆川所歸其祭之可知也　公羊傳曰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皆秩而祭之書傳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　朱氏曰般祀四嶽河海之詩四嶽河海無合祀之理葢一詩而兩用之如豐年之秋冬報也　虞惇按桓之講武類禡賚之大封於廟般之廵守祭告皆武王時事而詩則成王周公時作也　申公說此為大武之四成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韻未詳

賦也　郭氏曰墮山山狹而長也　鄭箋喬高也允信也　蘇氏曰猶道也翕河大河受衆水者也　嚴氏曰高山墮山祭法所謂山林丘陵能出雲為風雨皆曰神者也喬嶽則四嶽也禹貢河自大陸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注云同合為一大河名逆河然則翕河即逆河也　戴氏曰祭先

海故以河為主　毛傳裒聚也　蘇氏曰對荅也

蘇氏曰於乎美哉王之廵行天下也陟其山嶽而道

於大河思其有功於民　孔疏是以徧天之下衆山

川之神皆聚而祭之以荅其功能為百神之主德合

山川之靈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也

般一章七句

虞惇按允猶翕河箋云河言合者河自大陸之

北敷為九祭者合為一愚意翕河之名當從河

取義不當從祭河取義故今從蘇氏哀時之對

但指望祭山川不及肆覲之事註云敷天之下

莫不有望於我故祭而朝於方嶽之下贅說也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十一章百三十六句

讀詩質疑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詩質疑卷三十 三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枋遠

校對官助教臣黄昌禔

謄録舉人臣鼇圖

讀詩質疑卷三十

大僕寺少卿嚴虞惇撰

魯頌

鄭譜曰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兹乎昔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

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尊賢禄士修泮宫守禮教僖十六年會諸侯於淮遂伐淮夷二十年新作南門修姜嫄之廟復魯舊制未徧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頌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勲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録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於周者行父請之何也曰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至於臣頌君功

樂周室之聞是以行父請焉　孔疏此雖名為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也　朱註魯頌之辭僭矣夫子猶録之者蓋其體固列國之風未純乎天子之頌也其所頌者又皆有先王禮樂教化之遺焉夫子魯人固不得而削也然因其實而著之而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掩者亦春秋之法也　王氏曰周頌之辭約約所以為嚴美盛德故也魯頌之辭侈侈所以為誇德不足故也　許氏曰魯頌之

異於商周者有四商周天下頌之魯國人頌之一也商周以告神明而魯用以燕樂二也商周子孫頌其先魯臣下頌其君三也商周多事實魯多頌禱之辭四也　虞惇按困學記聞云商周之頌皆以告神明太史公曰成王作頌推己懲艾悲彼家難至魯頌始為溢美之言所謂善頌善禱者非商周之體也後世作頌倣魯而近諛又下矣

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寛以愛

民務農重穀牧於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

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

鄭箋季孫行父季文子也史克魯史也　孔疏僖

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卒季友立之當周惠王襄王

時舒瑗云魯不合作頌故每篇言頌名生於不足

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

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賦也　毛傳駉駉腹幹肥張也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驪馬白跨曰驈黄白曰皇純黑曰驪黄騂曰黄彭彭有力有容也　鄭箋臧善也鄭箋馬牧於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周禮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坰之牧地水草既美牧人又良飲食得其時則自肥健　孔疏薄言駉者有何馬也乃有驈有皇有驪有黄用之以駕車則彭彭然　鄭箋僖公思遵伯禽之法反覆思之無

有竟巳乃至於思馬斯善多其所及廣博　朱註此

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衛文公秉心塞淵

而騋牝三千亦此意也　顧氏曰魯僖公儉以足用

寛以愛民務農重穀而有駉牧之盛衛文公布衣帛

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而有騋牝之多然則古之馬

政皆本於田功吾未見廏有肥馬野有餓莩而能國

者也　毛傳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

馬有駑馬　孔疏校人之法以馬二百一十六匹為

一廄每廄為一閑諸侯四種其三種別為一閑駑一
種而分三閑也朝祀所乘為良馬征伐所乘為戎馬
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　張氏曰思馬斯臧
良馬也臧者言其德思馬斯才戎馬也才者言其用
陳於禮者尚德用於戰者尚才思馬斯作田馬也謂
習其動作之節思馬斯徂駑馬也言足以行而已是
謂四種之馬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

車伾思無期思馬斯才

賦也 毛傳蒼白雜毛曰騅黄白雜毛曰駓赤黄曰騂蒼祺曰騏伾伾有力也 王氏曰無期久也 朱註才材力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驔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

賦也 毛傳青驪驎曰驔白馬黒鬣曰駱赤身黒鬣曰駵黒身白鬣曰雒繹繹善走也 鄭箋斁厭也

朱註作奮起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騢古音胡邪音徐

賦也　毛傳陰白雜毛曰駰彤白雜毛曰騢豪骭曰驔二目白曰魚祛祛强健也　鄭箋徂行也

呂氏曰僖公修牧馬之政以誠心行之故言思無疆思無期思無斁思無邪而馬之所以臧才作徂者其效也古之賢君誠心以行善政其效皆若此非獨牧

馬而已　蘇氏曰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昔之為詩者則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至此而有會於其心是以取之蓋斷章云爾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黄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上去通韻末句合三章為韻猶周南之麟趾也

興也　毛傳駜馬肥彊貌　孔疏四馬曰乘黄黄馬也　朱註明明辨治也　毛傳振振羣飛貌咽咽鼓節也　朱註胥相也

毛傳馬肥強則能升高進遠臣彊力則能安國　嚴氏曰自早逮夜在於公家其在公家則修明職事言忠勤也　李氏曰在公明明事上盡職也僖公於是燕之以禮樂羣臣之來者如振鷺之修潔而有威儀也　鄭箋與之飲酒以鼓節之咽咽然至於無筭爵

則又起舞以盡其歡君臣於是則皆喜樂也　虞惇曰有駜有駜喻臣之能盡力也臣盡力以忠其上君致禮以遇其下可謂君臣有道矣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興也　鄭箋鷺于飛喻羣臣飲酒醉欲退也　毛傳言臣有餘敬而君有餘惠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

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于胥樂兮

興也　毛傳青驪曰駽　鄭箋載則也　毛傳有有

年也　鄭箋穀善貽遺也君臣安樂則陰陽和而有

豐年其善道可以遺子孫也　朱註頌禱之辭也

有駜三章章九句

虞惇按此詩之義毛鄭爲善但鄭以有駜二句

爲僖公用臣先致其禄食以在公明明爲明德

明義則屬衍說振振鷺鷺于下云潔白之士羣

集於朝孔氏申之云在外賢士競來事君則似以夙夜在公為在朝之臣以振振鷺為新來之士宜歐陽氏以為妄生枝節也朱註云此燕飲而頌禱之辭有駁二句不言取興之義振振鷺但喻舞者之容意蓋不主序說也

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禮器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　申公說僖公作泮宮而落其成史克頌禱之辭　蘇

氏曰此詩言既作泮宮遣將出兵以克淮夷閟宮言公子奚斯作新廟考於春秋其事皆不載世有以是疑二詩之妄者予嘗辨之泮宮魯之學也閟宮魯之廟也自魯先君而有之矣僖公因其舊而新之是以不見於春秋至於淮夷之功予亦疑焉然詩固有之式固爾猶淮夷卒獲有所未獲而欲終之則其所獲尚少也自僖公至於孔子八世事之小者容有失之其大者未有不録也今此詩之

言甚美而大則君臣之辭歟而孔子録之可乎曰
維可之是以録之録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此孔
子之所以為詩也　虞惇按先儒多以此為頌伯
禽之詩以伯禽征淮夷見於書之費誓而僖公時
未嘗伐淮夷有功也考春秋僖公十三年從齊桓
公會於鹹為淮夷之病杞也十六年又從齊桓公
會於淮為淮夷之病鄫也淮夷在徐州之域最近
於魯詩人因修泮宮而祝其君有平淮夷之功以

繼伯禽之烈詩通篇皆頌禱之辭非必實有此事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旂音芹水止隔句韻

賦而興也 毛傳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廱諸侯泮宮 鄭箋芹水菜也 李氏曰茷茷飛揚也 朱註噦噦和也 鄭箋邁行也

鄭箋魯人思樂僖公修泮宮之水復伯禽之法而往

觀之采其芹焉辟廱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葢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天子諸侯宮異制因形然我采水之芹見僖公來至於泮宮我則觀其旂茷茷然鸞和之聲噦噦然　孔疏言車服得宜行趨中節也　李氏曰國人無長幼皆從公而往見國人從公之樂也　鄭箋言僖公賢君人樂見之　黄氏曰魯人之樂泮水非樂乎泮水也樂乎僖公之賢而人材所賴以長養成

就也 朱氏曰一章樂其來而至也二章樂其至而教也三章樂其教畢而燕也 孔疏魯人作詩而自稱其君為魯侯者因其請王而作示僖公之德為四方所則非獨魯人頌之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平上去通韻

賦而興也 孔疏藻水草也 毛傳蹻蹻强盛也 鄭箋音德音也 毛傳色溫潤也

蘇氏曰僖公之至泮宮好其顏色和其笑語未嘗有所怒也教之而已　王氏曰此洪範所謂而康而色者也夫然後能教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賦而興也　毛傳茆鳧葵也　鄭箋難老壽考也

朱註長道猶大道也　毛傳醜衆也

孔疏魯侯在泮召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既飲

此美酒而得其宜則天長與之以難老之福故能順
仁義之長道以屈羣衆也　蘇氏曰茍無其人雖有
其道不能從也茍無其道雖有其衆不能服也是以
願公之難老也　朱註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辭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
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賦也　朱註烈祖周公魯公也　鄭箋祜福也
朱氏曰此章專頌僖公之德為下服淮夷張本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 服蒲北反馘古音國

賦也 鄭箋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也淑善也

朱註問訊囚也 鄭箋囚所虜獲者

鄭箋僖公能明其德修泮宮而德化行於是伐淮夷所以能服也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使武臣獻馘又使善聽獄之吏如臯陶者獻囚言所伐有功所任得其人 孔疏王制天子將出征受成于學出征執有

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　司馬氏曰古人受成獻馘莫不在學欲其先禮義後勇力也　朱註此詩人因魯侯之在泮而願其有是功也　朱氏曰此下四章皆言服淮夷之事而歸功於學校也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賦也　鄭箋多士謂虎臣及如皐陶之屬也　毛傳桓桓威武貌　王氏曰狄逖也攘而逖之也　孔疏

淮夷在魯之東南　鄭箋烝烝進也　李氏曰皇皇大也　鄭箋吳譁也訩訟也無以爭訟之事告于治訟之官者

朱註烝烝皇皇盛也不吳不揚肅也不告于訩師克而和不爭功也　李氏曰人心為血氣所使一有毫髮之利則忿而爭心於是乎隘矣惟德心克廣故其征伐有逖遠淮夷之功既盛且肅未嘗爭訟惟在泮獻功而已　孔疏美其軍旅齊整又能克捷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觩也　蘇氏曰觩弓健貌　毛傳五十矢為束　鄭箋搜勁疾也　朱註博廣大也　鄭箋斁厭也徒行者御車者皆敬其事無厭倦也　毛傳式用也　蘇氏曰猶道也

蘇氏曰僖公兵戎精繕士卒競勸故能克淮夷甚順軍法而善無有違逆更勉之使益固其道庶幾淮夷

可盡得也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興也　毛傳鴞惡聲之鳥也黮桑實也　鄭箋懷歸也　李氏曰憬覺悟也　毛傳琛寶也元龜尺二寸賂遺也南謂荆揚也　鄭箋荆揚之州貢金三品

鄭箋鴞常惡鳴今來止於泮水之木食其桑黮為此之故故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喻人感於德則化也

孔疏淮夷來魯國獻其琛寳其所獻之物是大龜象齒又廣賂我南方之金是皆修泮宫所致

泮水八章章八句

虞惇按永錫難老鄭氏引王制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非是順彼長道非道路之道屈此羣醜亦不指淮夷鄭於此為誤餘得之

閟宫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蘇氏曰詩所謂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者人之所

以顧之而其實則未能也而遂以為頌其能復周公之宇是以知此詩之序蓋後世之所增而非孔氏之舊也

閟宫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徳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賦也　朱註閟深閉也　毛傳先妣姜嫄之廟在周

孟仲子曰是禖宫也侐清静也　蘇氏曰實實鞏固也　毛傳枚枚礱密也先種曰稙後種曰穉　鄭箋奄猶覆也　毛傳緒業也

孔疏作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稷至於大王文武爰及成王封建之辭魯公受賜之命著其所以有魯之由　蘇氏曰魯以周公故得立姜源之廟僖公修而新之　鄭箋赫赫乎顯著姜嫄也其德貞正不回邪天用是馮依之而生后稷其任之又無

災害不坼不副終十月而生子不遲晚旣生后稷天
又多與之福以五穀葢覆天下使民知稼穡之道民
賴其功堯時洪水為災民不粒食禹平水土后稷乃
教播種於是天下大有故曰繼禹之事也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於文武纘
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
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
爾宇為周室輔平上通韻

賦也　鄭箋翦斷也　朱註屆極也　鄭箋虞度也
敦治旅衆咸同也　毛傳王成王也　鄭箋叔父周
公也元子伯禽也啓開也　毛傳宇居也
鄭箋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是
而有王迹是翦商之始　孔疏文王武王繼大王之
業於時商家暴虐天命已極武王乃致天之誅于牧
野之地　鄭箋民皆樂武王之如是故勸之無有貳
心無復計度天視護女至則克勝　朱註克商之舉

輔佐之臣咸有功而周公亦與焉者也　鄭箋故封魯公以為周公後大開爾居為我周家之輔謂封以方七百里欲其彊於衆國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犧古許何反宜魚何反

賦也　鄭箋東東藩魯國也　朱註附庸猶屬城也

小國不能自達於天子附於大國者也　毛傳周公孫莊公子僖公也　鄭箋交龍為旂　朱註耳耳柔從也　孔疏春秋錯舉四時也　鄭箋皇皇后帝天也　毛傳騂赤犧純也　鄭箋皇祖伯禽也
鄭箋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乃策命伯禽使為君於東加賜之以山川土田及附庸令專統之　張氏曰山川使主其祭土田使有其賦附庸使廣其封
金氏曰土謂城邑塲圃牧地菜地之類田謂諸侯一

同之田孟子所謂周公封於魯爲方百里者是也山川附庸與凡土地周禮所謂封疆方五百里禮記所謂魯境七百里者是也　孔疏至於今日僖公車建交龍之旂承奉宗廟祭祀所乘四馬其六轡耳耳然四時無有懈怠所獻所祀不有差忒　鄭箋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天亦饗之宜之多予之福　孔疏周公與伯禽亦其福女僖公矣　朱註此章以後

皆言僖公致敬郊廟而神降之福國人稱願之如此也　禮記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勲勞於天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祭統曰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没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

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於今不廢禮運曰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虞惇按春秋自隱桓而下未有書郊禘者至僖公八年書禘於太廟三十一年書四卜郊然則魯之郊禘自僖公始也明堂位祭統

皆漢儒所撰其言成王賜魯公以天子禮樂蓋亦未可盡信矣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賦也　鄭箋載始也　朱註嘗秋祭名　鄭箋秋嘗而言始者秋物新成尚之也　孔疏楅衡設橫木於

牛角以福之為其觝觸人也周禮封人凡祭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是也　朱註秋將嘗而夏楅衡夙戒也

毛傳白牡周公牲也騂剛魯公牲也　孔疏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嫌不敢與文武同魯公諸侯無所嫌故從周制也犧尊尊為犧形也將將盛美也

毛傳毛炰豚也　孔疏爓去其毛而炰之封人祭祀有毛炰之豚是也　毛傳胾切肉也羮大羮鉶羮也　孔疏大羮太古之羮肴肉汁不和盛之於登鉶

羹肉汁之有菜和者盛之鉶器故曰鉶羹　毛傳大房半體之俎也　孔疏足下有跗如堂房然明堂位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　鄭箋萬舞干舞也　毛傳洋洋衆多也　孔疏孝孫僖公也熾盛也　毛傳震動騰乘也　鄭箋三壽三卿也岡陵取堅固也　嚴氏曰有壽考之三卿與作朋友皆如岡陵之固祝其君臣同慶也　虞惇按李善文選注三壽三老也蔡邕獨斷曰天子事三老毛詩

曰三壽作朋

公車千乘朱英緑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黄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弓音肱綅字不入韻

賦也　毛傳千乘大國之賦也朱英矛飾也縢繩也

孔疏縢約也謂約之以繩矛酋矛也　鄭箋二矛

重弓備折壞也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

御　朱註徒步卒也　鄭箋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

毛傳貝冑冑貝飾也朱綅以朱綅綴之　孔疏綅綫也　鄭箋烝進也　毛傳增增衆也膺當也　孔疏楚一名荆舒其與國也　鄭箋懲艾承禦也　朱註僖公嘗從齊桓公伐楚故以此美之　毛傳黄髮台背皆壽徵也胥相也壽而相與試謂講氣力不衰倦也　鄭箋眉壽秀眉亦壽徵也

蘇氏曰此言僖公治其軍旅繕其車甲器械以攘戎狄故其民無不欲其昌大壽考而託之以為安也

孔疏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計魯方七百里而云千乘者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是地雖廣大以千乘為限也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法當七萬五千人與公徒三萬之數不合禮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周禮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家出一

人是鄉為一軍諸侯三軍亦出自三鄉公徒三萬者自謂鄉之所出非此千乘之衆也云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事也　蘇氏曰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也大國三軍次國二軍而已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於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賦也　孔疏泰山魯之望也　朱註詹瞻同　毛傳

龜蒙二山也　鄭箋荒奄也大東極東也海邦近海之國也

朱氏曰頌其有功如此也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繹宅貊韻邦又與從韻

賦也　毛傳鳧繹二山也宅居也　鄭箋諾應辭也

毛傳若順也

蘇氏曰龜蒙鳧繹魯之四山其餘則東南勢相連屬

可以服從之國也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賦也　毛傳常許魯南鄙西鄙也　顧氏曰管子小匡篇反其侵地常潛蓋即此常也　鄭箋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　孔疏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　鄭箋燕燕飲也　朱註令妻令善之妻壽母壽考之母

也僖公娶於齊曰聲姜母曰成風　鄭箋有常有也

孔疏兒齒齒落更生細者壽徵也

蘇氏曰常許魯之故地而未復者也此三章言僖公懷柔遠方至於淮海蠻貊之國莫不服從而願其壽考以復魯之侵地宜其室家臣庶以保有其所服從之國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賦也　毛傳徂來新甫二山也　孔疏斷斬度量也

毛傳八尺曰尋桷榱也舄大貌路寢正寢也　鄭箋新廟姜嫄之廟也　孔疏奚斯公子魚也　鄭箋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曼修廣也

蘇氏曰僖公上為神之所福內為國人之所安外為鄰國之所懷於是修舊起廢治其宮室寢廟以順萬民之望焉

閟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內第四章脫一句）二章章八句

二章章十句

虞惇按此詩有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其為頌僖公無疑而考之春秋僖公之時如所謂膺戎狄懲荆舒服淮夷荒徐宅皆無事實可據孟子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則膺戎狄懲荆舒乃周公之事於僖公無與也於是說者紛紛或以此詩非孔子所録或以此為祝願其君之辭然而周公膺之孟子之言決不為妄而

詩又僖公之詩則將何從宋王文憲公栢嘗言閟宫之詩蓋有錯簡三章土田附庸之下辭氣未終血脉不貫當以公車千乘以下九句接此為一章蓋第一節說姜嫄后稷第二節說大王文王武王第三節說周公伯禽而公車九乘九句說戎狄是膺正與孟子之言相合以後乃敘僖公則倫序整而文義完既不害其為僖公之詩亦不妨以為伯禽之事此說最為得之王氏

更欲以泰山巖巖二章移周公之孫之前元儒金履祥氏更欲以公車千乘置王曰叔父之上則篇章更置太多不若從舊之為善矣今亦不敢必以為然姑識於此　又按居常與許鄭箋云常或作嘗在薛之旁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於薛是歟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愚意改常為嘗不免牽合以孟嘗食邑於薛而云嘗在薛旁尤屬附會顧大韶氏引管子小匡篇反

其侵地常濳為証確有明文應從之新廟奕奕朱註但云僖公所修之廟毛傳以為閔公之廟今從鄭箋　又按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奚斯乃作廟非作頌也而韓詩曰奚斯作魯頌班固王延壽皆云奚斯頌魯揚雄法言亦曰正考甫嘗睎尹吉甫公子奚斯嘗睎正考甫蓋皆襲韓詩之誤而考之不詳先儒固已辨之矣　又按此詩舊分八章章至三十八句多寡不倫故朱子

改分九章而云四章内有脱句今據王魯齋所
定移公車千乘九句於土田附庸之下合為一
章則當分十章章句既均文義亦順又無脱簡
雖毛鄭復起不易斯言矣故今依周書考定武
成例録王氏所分章句於後方云
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三句
宋王文憲公改定魯頌閟宫章句
閟宫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

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
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
土纘禹之緒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於文武纘
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
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
爾宇為周室輔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公車千乘朱

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狄
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
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
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
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
保彼東方魯邦是常

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

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黄髪兒

齒

徂來之松新甫之栢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舃路

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閟宫十章二章章十七句二章章十三句二章章

十二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讀詩質疑卷三十

讀詩質疑卷三十一

太僕寺少卿嚴虞惇撰

商頌

鄭箋曰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娀氏之女名簡狄者吞鳦卵而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為司徒有五敎之功乃賜姓而封之世有官守十四世至湯受命伐夏桀定天下後世有中宗高宗此三王有受命中

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商德之壊武王伐紂乃
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封紂兄微子為宋公代
武庚為商後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濵西及豫州
盟豬之野自後政衰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
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
太師以那為首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録詩之時得
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為後王之義監三
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

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録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容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容之義又問曰周太師何由得商頌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　歐陽氏曰詩始終於周而録商頌何也曰聖人之意存一頌而有三益焉大商祖之德一也予紂之不憾二也明武王周公之心三也曷為大商祖之德曰頌具矣曷為予紂之不憾曰閔廢矣曷為明武王周公之心曰存商矣　蘇氏曰商

詩駿發而嚴厲蓋商人之風俗如此　朱氏曰史記宋襄公修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追道契湯高宗之所以興作商頌蓋本韓詩之說諸儒多惑之者今考商頌五篇皆天子之事非宋所宜有且其辭古奥亦不類周世之文而國語閔馬父之言亦與今序合韓詩太史公之說謬矣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壊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

鄭箋禮樂廢壞者君怠於政不修祭祀朝聘養賢
待賓之事有司忘其禮之儀制樂師失其聲之曲
折由是散亡也自正考甫至孔子之時又無七篇
矣正考甫孔子之先也其祖弗甫何以有宋而授
厲公　孔疏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戴公當宣王
時世本云宋湣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
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嘉為宋司馬華督殺之
而絶其世子木金父降為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

生防叔奔魯為防大夫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則正考甫是孔子七世祖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猗那一句中自為韻

賦也　毛傳猗歎辭那多也　王氏曰美商之樂歟

而多之也　朱註置陳也　鄭箋鞉鼓鞉與鼓也

孔疏鞉鼓之小者　鄭箋簡簡和大也　毛傳衎樂

也　鄭箋烈祖成湯也　歐陽氏曰湯孫主祭之時

王也　朱註假格也　鄭箋綏安也安我所思而成

之謂神明來格也　王氏曰淵淵深也嘒嘒細也

鄭箋磬玉磬也　歐陽氏曰於赫湯孫於赫湯之孫

也　毛傳大鐘曰庸斁斁然盛也　鄭箋萬舞干舞

也　朱註奕奕然有次序也　朱註嘉客先代之後

來助祭者也　毛傳夷悅也恪敬也　蘇氏曰將奉也

蘇氏曰記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故其祀成湯也取其所置鞉與鼓而奏之以作樂以樂其烈祖成湯而湯孫奏此樂而薦之以安我所思而成之人也於是鞉鼓管籥作於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九獻之後鐘鼓交作萬舞陳於庭而祭祀畢矣於時王者之後皆來

助祭無不和悅者　朱註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不可忘也　虞惇曰言古人無不恭敬以臨事故今此之祭亦不敢不恭敬也　蘇氏曰湯其尚顧予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庶幾其顧之也　歐陽氏曰詩人述商王祀其先祖成湯美其樂舞及其助祭諸侯與其執事之臣皆由商王之能將其事也　孔疏王制曰天子賜伯子男樂則以鞉將之鞉所以節樂是樂由鞉成

也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是樂之所成在於鼓也　鄭箋禮記曰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為齋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户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户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之謂思成　蔡氏曰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也　國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

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

那一章二十二句

虞惇按置我鞉鼓毛鄭皆以置為植謂湯既受命作濩樂改夏之制始植我鞉鼓故詩人歎美之歐陽氏駁之云鞉非植鼓乃貫而搖之則置之為植非也作樂是湯之一事鞉鼓是樂之一器詩人頌湯不應遺大而舉小也湯孫奏假毛

以湯孫爲成湯鄭以湯孫爲太甲按烈祖祀中宗之詩殷武祀高宗之詩皆曰湯孫則知湯孫不獨太甲也凡自太甲以下至於紂皆可稱湯孫若以湯孫即成湯謂湯善爲人子孫則一詩之中方以湯爲烈祖又以湯爲湯孫詞理不倫凡歐陽氏之說俱得之矣

烈祖祀中宗也

鄭箋中宗殷王太戊湯之玄孫也有桑穀之異懼

而修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為中宗　孔疏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不毀其廟匡衡以為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也劉歆亦言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七者其正法數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故殷太甲曰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宗廟皆不毀鄭氏言殷六

廟者據其正者而言也契為始祖湯為受命王各立其廟與親廟四故六此六者不毀至於中興之主有德則宗之宗無常數故不數二宗之廟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羮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軝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平上通韻羮字言字不入韻不必叶

賦也　鄭箋烈祖成湯也　毛傳秩常也申重也

鄭箋爾爾中宗也　朱註斯此所處也　毛傳酤酒

賚賜也　鄭箋和羹者五味調腥熟得節也　朱註

戒夙戒也平和平也　毛傳鬷總假大也　鄭箋約

軝轂飾也錯衡文衡也鸞在鑣四馬則八鸞鶬鶬聲

之和也　蘇氏曰溥廣將大也

蘇氏曰嗟乎我烈祖成湯有秩秩之福可以申錫於

無疆以及於爾中宗之所　孔疏故我今祀之既載

清酒於尊酌以祼獻神明賜我所思而得成也　李氏曰有清酒又有和羮如是可以盡其至誠矣　吕氏曰儀禮載祭祀燕享每始言羮定蓋以羮熟為節然後行禮定即戒平之謂也既載清酤亦有和羮言祭之始也　歐陽氏曰執事之臣總無喧嘩又不交侵其職位以見在廟之人皆肅恭而舉動得禮所以神明錫以眉壽黄耇之福　朱註載清酤而既與我以思成矣及進和羮而肅敬之至則又安我以眉壽

黄耇之福也約軝錯衡八鸞鶬鶬者助祭之諸侯乘是車以假以享於祖宗之廟也　曹氏曰諸侯助祭者如此是我之受命大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先王也　李氏曰故自天降之以康寧使享豐年得備物而祭神靈歆饗而降之福也　歐陽氏曰上云以享者諸侯來助致享於神也下云來饗者神來至而歆饗之也　朱註假之而祖考來假享之而祖考來饗則降福無疆矣　王氏曰祀中宗而曰湯孫者有天下

以湯故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虞惇按序云祀中宗之詩而朱子以為祀成湯之樂詩序辨云此詩未見其為祀中宗者然則又何以見其必為祀成湯也嚴粲假朱子從中庸作奏格鄭箋以為諸侯總至於廟升堂齊一今按黃耇無疆以上是言主祭之人約軧錯衡以下乃言助祭之諸侯不應於此先言諸侯之總

至也經傳引詩互有異同亦不必改從秦格鄭
以亦有和羮喻諸侯有和順之德者亦衍說也

玄鳥祀高宗也

鄭箋高宗殷王武丁中宗玄孫之孫也有雊雉之
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為高宗
書大傳武丁側身修行三年之後諸侯以重譯來
朝者六國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

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平上通韻

賦也　毛傳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　朱註宅居也

毛傳芒芒大貌　朱註古昔也帝上帝也　鄭箋武湯有威武之德者成湯也　虞惇按史記湯曰吾甚武號為武王　朱註正治也　李氏曰域疆域也

王氏曰王制注殷湯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分為九州而建千七百七十三國所謂正域彼四方也

毛傳九有九州也武丁高宗也　孔疏武丁孫子言武丁善為人之子孫也　毛傳勝任也　朱註龍旂交龍之旂諸侯所建也　鄭箋十乘二王後及八州大國也大糦黍稷也　孔疏承奉也　毛傳畿疆也　鄭箋止居也　朱註肇開也　鄭箋假至也祁祁衆多也　毛傳景大員均何任也

鄭箋有娀氏女簡狄為高辛次妃鳦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為堯司徒有功封商堯知其後將興又錫其姓焉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以廣大芒芒然湯之受命由契之功故本其天意　嚴氏曰契封於商後因以為一代之號生商謂生契也生契所以生商也　蘇氏曰契十四世而至於湯始受天命以正四方之疆域四方之君罔不受命遂奄九州而有之其後世世受天命無有危殆以至武丁

之為孫子以武德王天下無所不勝是以諸侯建龍旂乘車奉黍稷以來助祭　鄭箋王畿千里之内其民居安然後正天下之經界言其為政自内及外天下既蒙王之政令諸侯皆來朝覲貢獻其至也祁祁然衆多　蘇氏曰其大而均如衆水之赴河咸曰殷受天命天下莫不宜之宜其能荷天禄也　朱氏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推契之所以生本於天命也古帝命武湯原湯之所以興亦本於天命也　錢氏曰

自武丁孫子以下皆賛武丁中興之功也　李氏曰詩祀高宗而稱武丁者周人以諱事神自周而前固未嘗諱也殷武之詩曰奮伐荆楚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湯有武徳而高宗繼之所謂武王靡不勝也惟其威武如此故諸侯莫不助祭於京師也高宗之為政自内而及外先王畿而後四海王肅曰殷道衰四夷來侵至高宗然後以四海為竟域故曰肇域彼四海也　虞惇按書序自契至成湯八遷孔氏云

契居商昭明居砥石相土居商丘湯居亳見經傳者
四其四未聞䕶麟傾氏云按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
圉曹圉生冥竹書夏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帝
杼十三年商侯冥死於河中間計三十四年冥生振
竹書作子亥蓋振名子亥字也實始遷殷計三十七
年為有易之君綿臣所殺振生微微字上甲殺綿臣
而興於殷微生報丁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丙
生主壬主壬生主癸主癸生天乙是為湯竹書帝孔

甲九年殷侯復歸商邱上距微殺綿臣之歲凡一百三年不知所謂殷侯者何名也自歸商邱之後又二十五年實成湯爲商侯之元年於是復自商邱遷於亳書序所謂八遷者契始居商一也昭明居砥石二也相土居商邱三也冥離商邱往治河四也子亥遷殷五也孔甲時復歸商邱六也及湯自商邱遷亳不過七遷耳然古今相傳皆謂偃師穀熟皆湯所都而景亳則湯會諸侯之處是爲三亳皇甫謐云穀熟爲

南亳湯所都也蒙為北亳亦曰景亳湯所受命也偃師為西亳盤庚所遷也果湯嘗都二亳則信有八遷矣然二亳遷居之先後經傳無文嚴氏謂湯自南亳遷西亳而顧氏從之愚以為不然按逸齋補傳云書序曰湯始居亳從先王居湯實帝嚳之後先王帝嚳也帝嚳都在今偃師則湯始居西亳從先王之舊也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故國在今拱州之寧陵而北亳即拱州之考城是湯次居北亳故使亳衆為

之耕也其最後居南亳即今南京之穀熟也三亳皆湯所居謚論南北二亳是矣謂西亳為盤庚所遷考之未精也書言盤庚遷於殷殷以溵水得名古溵水縣今陳州之商水縣也亦近南京書序言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孔安國云殷者亳之别名則盤庚所遷亦南亳或北亳耳謂盤庚遷偃師者誤也又盤庚篇先王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孔氏注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并盤庚遷都殷為五邦蔡氏曰

以下文不承于古攷之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邦史記言祖乙遷邢或祖乙兩遷也顧氏據竹書云祖乙二年圯於耿自耿遷於庇歷祖辛開甲祖丁皆居庇及南庚二年遷於奄歷陽甲而盤庚自奄遷於北蒙曰殷所謂五邦者合嚻相耿庇奄而言也自相以下皆在河北至盤庚始遷河南書所謂惟涉河以民遷是也按史記惟言仲丁遷隞河亶甲居相祖乙居邢與竹書小異鄭康成王肅皆云湯自商遷亳五邦者數

商亳嚚相耿為五也愚謂此說得之自盤庚遷殷實
上甲微舊蹟因更號曰殷其後歷小乙至武丁又四
世至庚丁皆都殷及庚丁之子武乙始去殷遷河北
焉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虞惇按詩序玄鳥祀高宗也鄭箋云祀當為祫
祫合也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
祭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

載殷祭一禘一祫孔疏云知祀當為祫者以經上述玄鳥生商及成湯受命若四時常祭不應遠頌上祖故知當為祫今按詩雖述契與成湯而大旨仍歸頌高宗以高宗能繼湯中興故推原其先祖之德而後及於高宗此立言之次也序不言祫而經又無祫祭之文鄭氏說不可為據朱註但云祭祀宗廟之樂不主高宗今按武王靡不勝明是頌高宗之詩殷之他君非所宜

稱仍當以序為正天命玄鳥毛鄭異說毛於生民亦不取姜嫄履跡之事說已見前今從鄭

長發大禘也

孔疏祭法殷人禘嚳而郊冥此經陳洪水之時已有將王之兆玄王政教大行相土威服海外至於成湯受天明命誅除元惡王有天下又得賢臣為之輔佐此皆天之所祐故美之而歌此詩　朱註序以為此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

祖配也蘇氏云大禘之祭所及者逺故其詩歴言
商之先后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與祭於禘者也商
書曰兹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
豈其起於商之世歟今按大禘不兼羣廟之主此
宜為祫祭之詩　朱氏曰禘者祭始祖所自出之
帝而以始祖配之故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
湯此詩若為禘祭則當但言帝嚳耳今乃不及嚳
而由契以至於湯其非禘祭可知蓋祫者合羣廟

已毁未毁之主而祭於太祖之廟也今由契至湯
凡十四君此詩該首尾而言之其為祫祭之詩無
疑矣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
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賦也　毛傳濬深也　鄭箋哲智長久也　毛傳洪
大也　鄭箋方四方也　孔疏京師為內諸夏為外
疆界也　毛傳幅廣也隕均也　朱註有娀契之母

家也　毛傳將大也　孔疏帝上帝也

鄭箋深智予維商家之世德也久發見其禎祥矣

孔疏帝堯之末有大水芒芒然禹平治水土以正四方畫九州之境界令中國廣大均平既長遠矣於時有娀氏始大天爲立其女之子而使之生商謂上天祐契使賢而造商國也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賦也　毛傳玄王契也　朱註玄鳥降而生故曰玄

王王者追尊之號也　蘇氏曰桓武也　毛傳撥治

也　朱註達通也　毛傳履禮也　朱註發應也

毛傳相土契之孫也　鄭箋截整齊也

蘇氏曰契之為人武而能治授之以國政無不能達

王氏曰謂隨所受大小能達其道也　鄭箋達其

教令使其民循禮不得踰越乃遂省視之教令則盡

行也　朱氏曰契敷教於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之時

故不得不以桓武撥治之　鄭箋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矣　虞惇按契為司徒而五教行所謂率履不越遂視既發也竹書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於商邱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賦也　朱註降猶生也　毛傳不遲疾也躋升也

朱註遲遲久也　鄭箋祇敬也　朱註式法也　毛傳九圍九州也　孔疏分天下為九若規圍然

蘇氏曰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至於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焉　朱註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假於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命之以為法於九州也　孔疏上陳玄王相土商興之所由此下皆述成湯興之事也

受小球太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
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賦也　毛傳球玉也　王氏曰小球大球小國大國
所贄之瑞也　鄭箋綴猶結也旒旗之垂者　孔疏
何荷也　毛傳絿急也優優和也遒聚也
蘇氏曰湯既受命臨朝會挈持下國如旌旗之綴旒
焉　李氏曰諸侯皆心繫於我所以能負荷天福也
孔疏又述湯之性行不爭競不急躁不大剛猛不

大柔弱敷陳政教優優而和美故百祿聚而歸之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禄是總厖古莫工反平上通韻

賦也　王氏曰小共大共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

毛傳駿大厖厚也　董氏曰齊詩作駿驪謂馬也

鄭箋龍寵也　毛傳戁恐竦懼也

朱氏曰譬之於馬馬之任重必以力聖人任天下之重亦必以武德能任天下之重則有以荷天之寵矣

李氏曰陳進其勇不震驚不摇動不戁恐不竦懼
叡然以天下自任百禄所以總而歸之　顧氏曰茍
非大受之人駿而當天下之重任鮮不恐懼而失其
守者此不動心之所以養勇也升陑伐夏創未有之
事而不疑可謂天錫之勇矣　胡氏曰上章言政事
此章言武功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
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去入通韻

賦也　毛傳武王湯也旆旗也　朱註虔敬也　王氏曰曷猶誰何也　毛傳苞本也　朱註櫱旁生萌櫱也一本而生三櫱本則夏桀也櫱則韋也顧也昆吾也

孔疏上述湯之進勇此述其勇之事　鄭箋武王建旆持鉞興師誅有罪其威勢如猛火之炎熾誰敢禦我　蘇氏曰湯載旆秉鉞以征不義桀與三櫱皆不能遂其惡而天下截然歸商於是遂伐韋顧既克之

則以伐昆吾夏桀焉　鄭箋韋豕韋彭姓也顧昆吾皆已姓也三國皆黨於桀　朱註初伐韋次伐顧次伐昆吾乃伐夏桀當時用師之序如此　孔疏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已姓昆吾顧溫則夏滅之矣彭姓豕韋則商滅之矣又云豕韋為商伯此已滅之又得為商伯者伐之不滅其國子孫得更興為伯也左傳昭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萇宏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昆吾與桀同日誅則桀亦以

乙卯日亡也故檀弓注云桀以乙卯日亡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衡户郎反降予今本作降于非是

賦也　毛傳葉世也業危也　鄭箋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

孔疏昔在中間之世成湯之前商國嘗震動而危怖矣至於成湯乃有聖德信也上天子而愛之下大賢之人予之使為卿士此卿士實維伊尹為阿衡之官

佐助我成湯克桀而有天下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虞惇按序云長發大禘也鄭箋云大禘郊祭天也郊是祭天禘是祭宗廟混禘於郊此鄭氏説經之誤朱子以此為祫祭之詩當從之玄王桓撥鄭云感黑帝而生子故謂契為玄王孔氏正義又引太微五帝之精以殷祖出於黑帝汁光

紀皆讖緯之說不足憑也苞有三蘖鄭云天豐
大三正之後亦非是允也天子朱子以天子為
成湯今從孔氏
殷武祀高宗也
中公說祀高宗之樂蓋帝乙之世武丁親盡當祧
以其中興功高存而不毀特新其廟稱為高宗而
祀之故作此歌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

孫之緒
賦也　毛傳撻疾意也殷武殷王武丁也荆楚荆州
之楚國也　鄭箋罙冒也　許氏曰阻險也　毛傳
裒聚也　鄭箋所猶處也　朱註湯孫高宗也
鄭箋殷道衰而楚人叛高宗撻然奮揚威武出兵伐
之冒入其險阻克其軍率而俘其士衆所伐之處國
邑皆服其罪更自勑整截然齊一是乃湯孫之功業
也　許氏曰高宗中興之初以伐荆楚為大葢蠻夷

猾夏聖人所憂四夷來王盛德所及故作頌者特言之　虞惇按孔氏正義云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為楚子若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今考史記楚世家楚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陽至重黎為高辛火正謂之祝融其後有陸終生六子長曰昆吾三曰彭祖昆吾彭祖氏當夏商之時故左傳楚子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而長發言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則知殷之所伐荆楚葢即昆吾氏也又史記索隱陸終娶鬼方之妹則

鬼方者乃荆楚之黨惡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正與此詩相表裏　嚴氏曰解頤新語云或者謂周成王始封熊繹於荆至春秋魯僖公元年始有楚號遂疑商時未有荆楚欲假此以實韓詩宋襄公之說不知荆自帝嚳九州已有荆州之名矣至禹貢分別山川則荆及衡陽惟荆州乃在南即荆楚也荆岐既旅至於荆山乃在西蓋雍州之荆非荆州之荆也詩人以有二荆故以荆楚別荆岐耳既自古有荆孰

謂周封熊繹始有荆哉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平上通韻

賦也　鄭箋氐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也享獻也世見曰王

蘇氏曰既克之則告之曰爾雖遠亦居吾國之南耳昔成湯之世雖氐羌之遠猶莫敢不來朝曰此商之常禮也況女荆楚曷敢不至哉　王氏曰氐羌之種

漢世猶存其居在秦隴之西　虞惇按竹書成湯即位之次年氐羌來賓又八年初巡狩定獻令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于禍適稼穡匪解　去入通韻

賦也　毛傳辟君也　鄭箋多辟衆諸侯也來辟猶來王也　毛傳適過也

蘇氏曰荆楚既服天命諸夏之君凡建國於禹迹者咸以歲事來見於王以祈王之不譴曰予稼穡匪解

庶可以免咎矣　朱註言荆楚既平諸侯畏服也

李氏曰夷狄率服則天下無事所先者農事而已

曹氏曰書益稷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外

薄四海咸建五長是諸侯設都之地皆禹之績也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

建厥福　平去通韻遑字不入韻

賦也　朱註監視嚴畏也僭賞之差也濫刑之過也

鄭箋遑暇也　毛傳封大也

呂氏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命之降監皆在下民則下民亦有嚴矣　朱氏曰高宗能畏敬天人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兢兢不敢怠遑故能命下國之諸侯而大建商家之福此美高宗體天人之心以賞罰諸侯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賦也　毛傳商邑京師也　朱註翼翼整飭也　鄭

箋極中也　孔疏赫赫顯盛也聲聲閒也濯濯光明也靈威靈也後生後嗣子孫也

鄭箋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傚乃四方之中正也

朱註赫赫濯濯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壽考且寧云者蓋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朱氏曰此美高宗能正都邑為天下之本福及子孫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賦也　孔疏景山大山也　毛傳丸丸易直也遷徙也　朱註方正也　毛傳虔敬也　朱氏曰桷椽也

毛傳梴長貌　鄭箋旅衆也　孔疏閑大也　朱註寢廟中之寢也

謝氏曰登彼景山而選材取松柏之易直者斲之遷之以繩墨取方正而斲削之惟謹又以松為屋椽有梴然而長以松柏為衆楹有閑然而大　輔氏曰材植之美規模之壯此高宗之神之所安也言其有以

當之矣　朱註此蓋將為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虞惇按湯孫之緒鄭以湯孫為太甲非也自太甲以下皆可稱湯孫那與烈祖皆云湯孫之將亦不指太甲此詩頌高宗之功當指高宗為是

天命多辟以下鄭皆云責楚之辭亦非是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四句

讀詩質疑卷三十一